



## 清明缅怀：如果不曾忘记，那就永远在一起

文 / 张秋盈

“如果起风了，就乘着风回家，如果下雨了，就顺着雨水，顺着江河湖泊回家，如果是父母来接你们，请一定要抓紧他们的衣袖，就像小时候一样，一定不要走丢了，知道吗？”——这是一名网友为东航MU5735失事航班遇难者写下的一段话。

MU5735失事后，错愕、遗憾、哀伤几乎弥漫在整个互联网。在全民悼念之际，“平安”“珍惜”这些词汇突然高频地刷屏，我们开始珍视一些平凡普通的事物，因为“无常”看起来是如此地近在眼前，令人不知所措。

在巨大的无常之下，很多人，尤其是一些青春洋溢的年轻人，也开始不得不重新思考，在升职加薪之外，在柴米油盐之外，那些不能回避的人生话题。

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，人类面对的终极烦恼其实到底相通——爱与被爱、遗憾、不确定、生存、死亡。有尽的生命，无尽的生命意义。在衰老与死亡这道终身命题之下，我们应该如何与岁月自处？这几乎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拷问，而整个民族如何面对死亡则构成了我们文明中最核心的那一部分，关于世道人心，风

俗教化。

在心理咨询治疗中，失亲者常常会出现“被独自抛在世界”的心理感受，并且激发出对死亡的恐惧。他们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哀伤疗愈，才能重新生活，正视改变，在伤痛中重生。

而有效的疗愈方式之一，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回忆、讲述、纪念逝者。学会用新的方式与逝者重建连结，与我们身边人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重建连结。简单来说，那些逝去的人，如果不曾忘记，那就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

这或许是一种流传已久的治愈方式。早在上古时期，人

类已经需要面对亲人离去的哀伤，面对死亡。因此，我们的民族也创造出各种各样的“仪式”，从而好好地对待逝去的人说“再见”，然后让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存在。

冯友兰在著作《中国哲学史》中，曾阐述儒家重“丧”的情感原因：各类丧礼仪式，正是一种情感抚慰，一种寄托所在，让我们换一种方式和亲人同在。曾子云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，我们对逝者的祭奠和对祖先的追思，让白驹过隙的匆匆岁月得以记录，让生命便获得了尊严，也因此，民众的性情归于

厚重。

唐宋以来“祀”最隆重的节日就是清明节。清明既是时令节气，也是民俗节日，它正是一种传承已久的“仪式感”。一年又一年，人们带上逝去的亲人最喜欢的食物，带上一束鲜花，一边扫墓祭拜，一边将家里的最近发生的大事小事告知父母、亲人，在这样的“家常”中，爱得以延续。

而我们每一个个体，也能在对生命的尊重中，获得生命更为厚重的意义。珍惜当下，去超越孤独和恐惧，借助培育对天有情、对地有情的力量，去疗愈自己，也疗愈世界。

### 追逐梦想还是陪伴家人？

## 奥斯卡最佳影片《健听女孩》给出答案

文 / 朱泓江

在刚刚落幕的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，美国电影《健听女孩》力压《犬之力》与《沙丘》等佳作，夺得最佳影片奖。

本片改编自法国电影《贝利叶一家》，由美国女导演夏安·海德执导，讲述了一位音乐天才在听障家庭窘境与个人前途中徘徊的矛盾，最终在多方助力与自强下完成自己音乐梦想的故事。

听障与健全，集体与个人，前途与当下。本片在剧中运用了多组二元对立来表现这一特殊群体的现实境况，也讲清楚了对于听障家庭与正常孩子之间，隔阂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
在片中，听障家庭被设定为以贩鱼为生的渔民，家庭的出海、渔获的贩卖基本都要靠唯一的健全人鲁比完成，于是鲁比成为了维系这个听障家庭社会生存的纽带，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鲁比的才华被音乐教师贝尔纳多发掘，教师推荐她报考伯克利音乐学院。读大学则意味着远行，而这个听障家庭的生产生活却非常依赖鲁比的声音，进而激化出了大量的家庭矛盾。

伴随着这种观念分化的，还有鲁比个人的心态改变，因为长期地担负家庭的“翻译官”角色，鲁比面对情感显得十分羞涩，且变得与集体格格不入。当音乐教师第一次要求每个人演唱一首歌曲时，鲁比逃避了，因为长期的家庭影响，她对公开演唱这件事是畏惧的。导演选择设定了直接外化的元素——女孩身上的鱼腥味，这种味道成为了鲁比出身的



影片剧照。

烙印，它象征着她渔民的身份，也成为了鲁比社会障碍的外化，使得她遭受着外在与内在的双重压力，对于集体，她是难以主动进入的。

但是导演并没有试图让鲁比成为一个孤僻的天才。在之后的工会争辩的一场戏中，鲁比充当了父亲与哥哥的“喉舌”。渔户们面对收入的骤减，选择与中间商决裂，需要一位带头人来呼吁，鲁比则充当了一个“话事人”的角色，成为了一个需要与社会各方周旋谈判的角色。家庭生意的兴旺进一步导致了鲁比的梦想脱节，非常戏剧化的一场戏描写出了这种困境——鲁比期望去音乐教师家里练习唱歌，但是电视台偏偏此时上门采访，两者中，鲁比选择了家庭，导致了迟到，而音乐教师勃然大怒。鲁比才因此选择了与家庭谈判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决裂。

如何用电影镜头来讲述无言的矛盾与和解？除了手动动作的直

接体现，导演选择了刻画听障人所理解的声音。

在本片的视听语言中，展现出了用画面观照不同世界的人文感。一部关于聋哑人的影片，导演夏安·海德表现出了对听障世界的足够关怀，当鲁比在学校演出时，父母列席观赏，一系列的正反打镜头，表现出了父亲对周遭健全父母因音乐而感动的不解，他不解地看着周边观众的眼泪与喜悦，而自己只能默默拍手附和。正反打的场景交代完毕后，导演选择了让镜头站在父亲的角度，让声音突然消失，他在一片静寂中继续观察周围观众的反应，渐渐地，他好像感觉到女儿的歌声给人们带来的意义，这也是父亲第一次对女儿的歌唱有了感性理解。

而在之后，更是有一段描绘父亲与鲁比和解的片段，父亲试着用手来触碰鲁比的喉咙，试图感知歌声，进而受到心灵触动，

两者相拥而泣。这种处理很好地用动作的观感来刻画听的动感，与人物设定的特殊身份十分符合。

矛盾是影视作品中永恒的话题，而本片中的矛盾都不是二元对立、非黑即白，均存在回旋的余地。而这种不绝对的矛盾恰恰也是残障家庭中最难以和解的矛盾，这种对立感甚至在片中用视听语言呈现出一些温柔。每个人都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着家族的未来，每个人的视野却都有所局限。

对于听障家庭的健全孩子而言，隔阂是家庭责任束缚与个人梦想之间的巨大鸿沟，本片中每个家人都在替鲁比考虑着未来，父母因为企图保护鲁比，哥哥甚至因为自己没能让妹妹完成梦想而自责，鲁比的梦想也渐渐成为了一种奢侈品。而似乎对于声音世界的无知成为了两个世界的分割线，类似的这种矛盾不仅仅存在于听障家庭，也存在于其他残

障人士家庭，他们都曾面临着类似的窘境。

残障家庭的健全下一代究竟该如何生活？电影给出的答案是遵循内心，追梦成功。这部电影将诸多残障家庭的矛盾浓缩在111分钟内，一次次的矛盾构建，再一次次的和解，确实是在述说着残障家庭的育人艰辛史，但是在强调着希望在残障家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，以及实现的可能。

《健听女孩》是十分经典的叙述，也是好莱坞电影最为熟悉的经典故事，但是这种模式嫁接到边缘群体时，往往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力量。本片并非是一部艺术成就非常高超的作品，也似乎不具备时代特定的背景设定，更没有巨星加持，但是能够细节饱满地刻画边缘群体，这也是它能够得到大众认可的原因。

家庭片中，亲情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元素，《健听女孩》在亲情表现方面也很打动人心。影片里的这家人在面对得与失时，都一致地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利益，去成全家人的幸福。

不管我们身处什么年龄、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父母永远是最疼爱最牵挂我们的那个人，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，不管我们做什么决定，只要知道我们会过得幸福快乐，父母总会无条件地支持我们的决定。

亲情，永远是人与人之间连接最强的、最饱含人性光辉的纽带。